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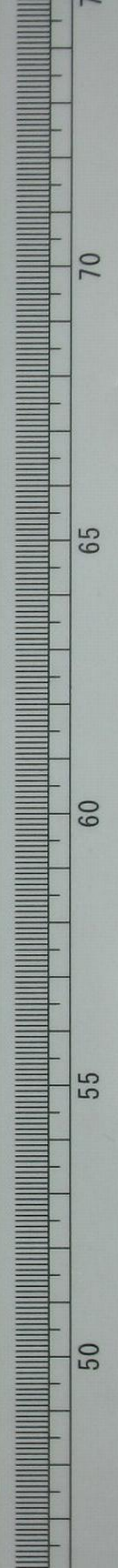


安政
改鑄

文章軌範纂評

二

13
1106
2



門 4 13
號 1106
卷 2

文章軌範卷之三

將字集

疊山先生謝枋得編次 後學安藤秉纂評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

不敢叛。林云管仲治齊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

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孟公武

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林云、豎刁、易牙、開方亂齊。○先舉功

介軒云、宋避欽宗諱、以桓為威、然老泉尚不及避、後人諱而易之、遂相仍耳、楚材云禍案、

確士云先用空領禍二事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

楚材云接上生下 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文有斷制○林

介軒云轉摺 出虛逗二比為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

楚材云承功所由 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也 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

起是客 確士云險語破鬼 林云以功有所由起 何則豎刁

胆 介軒云承禍所由 比林云以禍有所由兆 二何則豎刁

兆是主 又云責威公是客 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 林云三子

山陽云欲說正意 而故引證故事為 游衍是老家法 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

東坡最善為之 楚材云責管仲是 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 兩層○搖○曳○

主 山陽云舉天下之 仲也 林云亂齊雖是三子却因威公用之所致其用

賢是主意微露 又入三小人 此之由管仲不能辭其責事見下文○先斷一語

楚材云八管仲罪 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林

處全在此段以下 入題數語作 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

反覆發此意 介軒云一段看他 通篇罪案 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 先說威公

過咏 山陽云為人矣乎 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

之乎疑衍 林云根上威 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楚材云須看有無 二字意 一曰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

山陽云以上以天 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

下之賢與三小人 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

錯綜言之不然則 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

數語便了 介軒云縱一筆愈 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

透楚材云斷句有關

鎖介軒云三段入本

旨楚材云此段設身

置地代仲為謀論

有把握

介軒云了三子案

山陽云不言可也

一句結勁拔之甚

東坡之所無

確士云及形法

武曹云無仲則齊必亂見得仲不能舉賢自代使齊復有仲為亂所由兆

楚材云此把晉文求照齊桓方知管仲無所逃責

介軒云恐人疑管仲之才無人能繼故申此數語破之楚材云見非天下無賢正罪仲不能薦

武曹云說天下未嘗無賢却將有臣無君翻出更有波瀾曲折

介軒云俱臨沒時進賢切証山陽云臨終引二事為證乘勢結了是蘇氏家法確士云實証前文

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林云此

但云三子不可近必不能禁威公之不用也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

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

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既

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

舉賢自代即不言三子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

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靈公之虐

文公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

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

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林云晉威公之薨也

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林云

賢臣此段以晉文作証言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

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

仲者吾不信也。林云承上文肯薦賢必仲之書有

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此事

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林云指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林云管子載

其必死次年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

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為證然後立論一國

管仲論

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楚材云結語冷絕。山陽云結句亦勁。變江評前段分三小節。提申覆申覆申處。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一句。一篇大主意。後段分二大節。承前段先理論極其意。後證論實其事。但證論實其事處分三小節。前小節主就國勢言。後小節主就臣職言。中間掉筆略辨管仲臨死之言之信。為此是篇之文體。持論正。

林云繳處一句緊一。句令古人無處生活。

儲同人評

議論正而行陣甚堅。非常之才不恒有。仲薦一二老成人維持調護以冀幸三子之不一為變則可矣。如曰管仲之後復有管仲則異日狐趙之徒猶且莫與比肩而况他人乎。

林西仲評

蘇家立論多自騁筆力未必切當事情。惟文字高妙層層翻駁不窮確是難得。

高祖論

蘇老泉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

確。此句造法。山陽云挾數用術舉指搖目等句形容其小是最不可不知。

皆以智稱故借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

二人相形引起。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林云以爭天下之智歸良平見天下未定之先高帝智暗翻動。

意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東涯云知有呂氏之禍而先制其黨是明于大處不知周勃之遺憂而以太尉屬之是暗于小處也。

此一段如論之冒頭。林云虛叙高帝之智在天不既定之後為子孫計下文知呂氏之禍為帝嘗語呂后曰周勃之計用周勃斬樊噲俱在內。

山陽云此段非其主意徒豫引之以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林云帝將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為後段證左、武曹云得間而入、又云後世子孫之計一層、

淇園云雖然二字不如然則二字、山陽云漸入佳境、

武曹云後世子孫

崩之。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祖論。絕。識。此。讚。書。法。也。否。則。與。耳。食。何。異。林云翻故吾

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

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眾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只說高帝知勃重

厚、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老泉

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林云轉勢不

可也。林云接得緊、已上引高帝之昔者武王沒成

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

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

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

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

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

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呂后既不可

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林云以斬樊噲

之、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林云又翻一且噲與帝偕

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譙羽

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林云叙一旦人有惡噲欲滅

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林云叙

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為未必也。林云就惡

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林云又

之計二層、山陽云證左了、然後入主意、

武曹云後世子孫之計三層、

山陽云嗚呼以下故作緩勢、所謂快狀乎遊刃有餘地者、二子所學以為金針也、

又云夫噲之罪、又作緩勢、武曹云翻去舊說、以明已意、筆勢凌厲、

山陽云彼其以下
纒露意

功再翻一句、○已上層層翻跌、總言彼其娶於呂氏、
斬噲全不為戚氏起見、以起下文、是其、則、黨、之、說、

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獨噲豪健、諸將

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

又云高帝視呂后

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畢、逐節出新、意、立、
奇、論、直、到、此、方、入、事、○林云、指出噲能危劉氏、不得

又作綏勢

不、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董也、林云、坊、本、董、

又云呂氏之毒

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

又云頂履字生出

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帶、平、

又云頂履字生出

勅者遺其憂者也、林云、平、勅、以、帝、崩、不、斬、噲、

又云頂履字生出

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智、

又云頂履字生出

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林云、根、上、獨、

又云說主意了、再

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比、例、

又云說主意了、再

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

又云說主意了、再

及高祖之未亾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

又云說主意了、再

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此、

又云說主意了、再

林云、決、言、噲、必、
從、呂、氏、而、危、劉、
吾、故、曰、彼、平、勅、者、遺、其、憂、者、也、此、

又云說主意了、再

謝疊山評、此、

又云說主意了、再

此篇以高帝命平勅、即軍中斬樊噲一事、
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
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
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
制、呂、氏、之、變、
論、之、主、意、

又云說主意了、再

山陽評、與楚爭天、
下是豈小事、暗於、
此何足為高帝哉、
蘇家之論、隨時遊、
移、繫、此、類、也、
變、江、評、前、段、四、大、

又云說主意了、再

武曹云、跟上不可、
給二句、洗發後世、
之患、無大於此意、
又云、明噲之必為、
後世患、而帝欲斬、
之為先見、

又云說主意了、再

山陽云、吾故曰云、
云一語、首尾重提、
文氣不鬆、

又云說主意了、再

老蘇文

節總肩總攝中兩
間架是文體持論
則文人好詭固非
正論蓋以排闥之
諫則喻赤心可知
且信布帛封王出
機權而為嫌疑之
地喻封侯乃其處
又何有嫌疑而叛
後論不倫特甚矣

儲同人評

用呂氏以制天下用周勃以制呂氏之禍
而安劉揣摩高帝之智可八九中矣規畫
區處莫若用勃而以平佐之公却不循成
說寔以斬喻一節此猶高帝所或然者獨
謂喻必與產祿叛為已甚耳揚之而在雲
抑之而在淵文人胸中之奇不可禁禦如
此亦克畏也哉

林西仲評

周勃安劉氏一語不過以天下初定勃之
才能安國家耳非有心也此則老泉之深
文處獨其文之起落轉接靈妙
無敵不得以其論之偏而棄之

春秋論

蘇老泉

奇局以整嚴領起便不汗漫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介軒云立兩柱貫
一篇
又云並提位道為
下文發難之端

又云一難見聖人
不當有賞罰

武曹云夫子得是
非人只輕發一筆
却于不得賞罰中
時時申入是非

介軒云增損常法
推原造意
又云叙起作案
又云極意翻騰

又云蒙到道德公
私
山陽云論雄而語
勁其雄可學其致

浦云賞罰是非公私位道八個字一
篇之骨是非字存底賞罰字起難
在夫子而道在焉浦云提有道無位難起夫子以其權是非天

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
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

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
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說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天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浦云將賞罰坐在春秋是實筆

而其駕名夫子是授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
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

不可擬

介軒云故設難端

層層跌醒

山陽云看他鍊句

介軒云一解春秋賞罰不過空言

又云二難見賞罰不徒見之空言

又云二解見賞罰之權在魯

山陽云自篇首至此難得到底然後

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

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

位之賊也。浦云。發。辣。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

耳。庸何傷。一解。浦云。此層即核。實上意。以逼起後文。曰。我非君也。非吏

也。執途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

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

難。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

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

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

書也。魯作之也。二解。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

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浦云。何以知

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

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

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

在魯矣。浦云。看他發一論。必有一。春秋之賞罰。自魯

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

子之權與之。何也。三難。浦云。上雖硬判與魯。魯亦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

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

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

死中求活法絕妙

介軒云三難見魯不當有賞罰

武曹云得此一難推勘出所以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故

介軒云三解見魯得有天子之賞罰

確士云以周公不得已攝位。則天子不得已與魯。尋出大源頭來

大源頭來

武曹云魯周公之國云云乃是推所以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故蓋如此方與得其人也

介軒云四難見天子之賞罰何獨在魯

又云四解見魯有賞罰之故

又云五難見齊晉亦可有賞罰

武曹云人以不與齊晉觀出與魯波瀾極富

介軒云五解見齊晉不可與魯同有

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

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

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

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三解○

得問以周公不得已攝位例出夫子不得已然則假天

已與魯穎絕而周公即逗起與魯祖脉得此詩以

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

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

陽為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

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

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

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

與魯也又生一段講論○浦云周公亦非天子也因

又借桓文形起推出生存王室以圓其義

篇髓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

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

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直是識

搭合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

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

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

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

介軒云足上以賞罰與魯之意

又云絕妙證左

浦云此句與魯非正文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

老蘇文

用

介軒云打轉公私二字

山陽云一孔某句大妙

介軒云題外餘波

山陽云春秋論至此而止又以餘意作奇波

東涯云註呂氏春秋吳越春秋誤矣此二書雖假春秋而只紀事實而非褒貶之體老泉所斥指文中子續經之屬老泉史論曰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

若王通陸長源輩驚駭然冗且僭則善矣是也

介軒評隨難隨解曲折變化其論精以確其氣疎以達讀之陡然而驚亦油然而樂

山陽評揣摩聖人之意強詞奪理六經中最用意之文而最肯理之論也

介軒云先叙後斷

文章辨義

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浦云：神情已射，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尾。後之効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浦云：論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

邪散邪。浦云：只一僭耳，翻作三病，極花簇。

謝疊山評：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儲同人評：強橫恣睢，文至此方消得一雄字。○孟子謂魯之春秋與乘禱，杭。孔子作之而為今之春秋，此論暗翻孟子而自關門戶。○天子之權在周，不得已而以與魯，只此二句，前用數層駁解而入，後便曲折竭

浦二田評：與魯以繼周公，其意直欲幹全孟子罪我，一語亦是勉強添足，而義嚴杜僭，持論卻有防閑，有關係。○老蘇經論橫恣，此篇獨出正途。

范增論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楚材云略一場

介軒云微露主意

又云自難自解

山陽云人臣君人伏後案妙讀者多不覺

介軒云証其當早去

山陽云筆勢如高峰墜石以從前文氣紆餘養之然後出此故使讀者快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林云既見疑不去羽必殺增金云自然當去

略獨恨其不早耳金云劈下斷語此謂筆快如然則

當以何事去金云故作問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

失天下當於是去耶金云故作商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

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

去哉金云故作答故作問答小弄波折林云承上不早句轉入發議即撇開以生下文正意

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林云引

勢方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金云通篇只此一句斷盡

下換無數筆更不出此林云落脉一語是通篇關鍵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

扶蘇林云引陳涉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林云

楚之所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金云逐段看具下

之所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

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金云又換筆羽之殺

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

本也豈必待陳平哉金云又換筆羽之殺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

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金云又換筆陳平

行間則增去當早亦不金云又換筆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

楚材云借遣沛公引起識卿子冠軍

大蘇文

二十一

心洞目也

楚材云此言楚之盛衰係於義帝之存亡

山陽云義帝之存亡增之同禍福二語上下過渡處如溪流層層隨山勢漸下非增之意也

將必力爭不聽也文勢亦然羽之殺卿子冠軍也二語雙提

確士云妙於文說介軒云問此二句文字優暇

確士云亦不用正說

楚材云借遣沛公引起識卿子冠軍

介軒云轉筆開拓
楚材云歎義帝之
賢以起羽與義帝
勢不兩立

介軒云透快
山陽云吾嘗論增
始勸兩段分應

楚材云空中著想
妙

山陽云必自是始
矣一句應疑增之
本也成常蛇勢不
見分應痕迹。方
羽殺卿子冠軍應
當於羽殺卿子冠

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林云又引此句借客形主識卿子冠軍

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林云義帝

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金云又換筆。林云申明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增始勸項梁立義帝。

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金云又換筆。夫

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

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金云又換筆。林云申明弑義帝則疑增之本

句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林云救趙時項

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方能誅羽

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

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

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金云又換筆。林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

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取盡范增又許之為人傑正如韓

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

人之善皆非老手。金云尾乃得此論

謝疊山評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

一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

世絕俗此論最好處。方在羽殺卿子冠軍

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晁錯論

並觀。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

軍時也忽以誅之
去之二意代增計
畫再以去就之分
為增惋惜直至依
附成功名句盡情
罵殺是為一篇結
尾忽以雖然二字
翻起死中求活成
臨去奇波文氣如
疊浪坡翁海外文
字故有得於風濤
之勢也
楚材云結尾作贊
歎語盡抑揚之致
介軒云掉尾開一
條活路

鑿江評本論二大
節前用提筆從申
之申之處前先說

國勢因及增之身
事後先推羽之心
事以為漢間增之
由而中間頓未有
義帝云云一句
以判上開下後大
節是跟前大節疑
增之本也語乃先
詳羽疑增事實次
策因為說增處羽
之道而斥其不能
然未更一轉翻全
文而與其才

山陽云是非冒頭
乃虛引也所謂冒

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
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
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
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
說如奕碁然敗碁有勝著勝碁有敗著得
失在一著之間碁師傍觀必能覆碁歷說
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
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
長於作論

金聖嘆評

不過知幾蚤去一句却寫出許多議論許
多曲折及至細尋亦更無議論與曲折只
是一味換筆法耳

林西仲評

行文曲折反覆無不入妙煞是難
得末用數語叫轉更得抑揚三昧

晁錯論

蘇東坡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冒頭冒盡 篇文字是論中一格此更冒頭詳于

頭先立破題言一
篇大意如留侯論

是也此文不然
楚材云坐觀三句

是開起而三句是
闔

山陽云仁人君子
云云是破題出之

於此文法奇變
楚材云二句為一

篇關鍵
又云一段是冒

二田云吾發吾收
節定規模而從事

之旨
楚材云所謂止身

犯難
又云一段是承

以上兩段攝盡通

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及不削亦如
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

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金云暗

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

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晁錯削七國事○金云

晁錯之計本盡忠於漢家○林云天下治平暗說景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

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

任其責暗說晁錯欲使天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

子自將而已居守

大蘇文

篇大意

二田云撮舉題事

蓋所以進斬晁錯之說○金云再論晁錯之意是而其計則非○林云既發難而不自任其事則人必以我為辭而禍中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

察以錯為說金云一人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金云一

筆不知錯有以取之也金云一筆擒已下全篇俱發此句○林云八晁錯事兩語

定古之立大事者金云脫却題目寬寬起筆不惟有超世之才金

有晁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晁無昔禹之治水鑿龍門

決大河而放之海金云引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

潰骨衝突可畏之患金云人骨之文唯能前知其當然

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必是

案

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金云讀此等文歎先生

是何等學術何等經濟○林云引禹治水不避患作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恠哉金云

自是意中事振筆爽快○林云宜前知其當然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

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金云先生見危授乃為

自全之計帝之怒錯錯之受禍果欲使天子目將而

已居守主意在此○金云提刀直入抉晁要害○林

之使他人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金云妙無辨○林

任其責句發大難之端句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金云妙無辨○林

句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金云妙行文已為

難首擇其至安金云妙而遺天子以其至危金云妙

山陽云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即其意不在書筆法二田云仍提本志

楚材云惟堅忍不拔故能從容收功伏丁徐字互照下驟字

又云借禹作證為立論之根

介軒云互照晁錯

山陽云夫以七國之強是受禹治

水入本題即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筆法

又云錯於此時云云廿二字一氣讀如萬尺老松突出林中是一篇脊管也

楚材云一句指出晁錯破綻通篇從此發議

山陽云且夫發七國之難一句頓挫覺紙上落筆有聲

已欲其名心中補插應篇首

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此一段判斷晁錯之罪至公至

平錯聞之亦必心服○金云斷盡

當此之時雖無表

盜錯亦未免於禍。

金云此又再進

應上天之禍

必集於我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

說得行於其間。

金云妙一正○林云天

使吳楚及錯

以身任其危。

金云妙

使不

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闢哉。

得而闢哉。

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

快○林云若如此則天子必不聽盜矣。

嗟夫世之君

錯豈有禍○應上吾發之吾能收之句

山陽云當此之時一段與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一段同一筆法與陳平雖智處貌同神異楚材云正見受禍皆錯自取

介軒云所謂犯失難而成大功也

楚材云此段是代為錯計作正意收住

山陽云嗟夫世之君子一段詠嘆為

子。金云寬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

則聖賢豪傑出世間則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

林云應上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惟其欲自固其身

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

其所以自禍歟。

謝疊山評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

金聖嘆評此是先生破盡身見獨存義勇而乃

林西仲評此論直從景帝隱衷勘入斷錯之失策史

格理意實盡於冒

變江評此是冒頭

東坡之論發前人之未發

結與伊尹論後之踏常習故以下同是貌神共同者二田云至此轉錯結明示時局榜樣矣

楚材云收上錯有以取之句

楚材評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

是一格晁錯之死人多歎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

東坡之論發前人之未發

頭本論不過就事實而覆之但本論前提後綴

最健轉處最捷則文舉業之金針也

留侯論

蘇東坡

二田云以能忍不能忍作篇主從沙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

惟圯遇觀得也武曹云言不忍不足為勇從忍說到

忍。金云一句曉然立論。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

介軒云伏下秦皇帝二語

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

武曹云言勇方能忍是從勇說到忍

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

二田云子房佐漢並無能忍証據故借圯遇指出楚材云看老人事

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

非渺茫鬼怪特作翻案妙

而試之。淺筆略斷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

武曹云兩其意字相應

與警戒之義。金云先作淺筆就事略証。林云而世不

二田云將書一撇醒眼作者運意專趨俗俚深折去

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金云先作淺筆略。且其意不

山陽云其意不在書總著一語便入韓亡秦威當時大勢才大氣豪觀

在書。金云至此別作深筆發議此一句乃一篇之頭

此可見自是一滾說下至秦皇不能

復施。金云筆力勁甚。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

驚項籍不能怒也。不可段落此一句如龍首始現

可乘。金云筆力勁甚。不可不忍。貴育根上勇字來。子房不忍忿

二田云融化沙推事蹴起老人深折正是以不忍蹴

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

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金云筆力勁甚。林云此

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金云筆力勁甚。林云此

大蘇文

大蘇文

卷之三

卷之三

大蘇文

大蘇文

大蘇文

大蘇文

大蘇文

大蘇文

大蘇文

大蘇文

楚材云先抑一筆
武曹云着此譬喻
是急脉緩受法

楚材云再抑一筆

二田云鶩接圯老
深折是能忍點睛
處篇主取証盡此

山陽云其意不在
書而在此此即太
公兵法也

確士云用老人語
收住

二田云介以旁引
活法

山陽云微露機忽
引二典如龍身忽
現忽隱

確士云兩徵引是

緩受法

楚材云此下又提
前語中論之前只
虛描此乃實發

山陽云且夫句趁
筆帶補應前

又云此處似重複
坡翁之意以為子
房才有餘其計謀

不必教可必教者
其度量不足耳度
量足則大謀就矣

既盡不在其之意
武曹云使之忍小
忿是定說警戒

山陽云秦皇項籍
二語結上起下筆
力掀翻想是坡公
得意滿志是全龍

段言子房向有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

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金云上文筆力甚子房以

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

之計兩刺以僥倖於不死金云妙此圯上老人所為

深惜者也金云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金云妙

看他連作三起筆皆勁甚連作三落又皆紆緩

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遂舍之金云一證勾踐之困於會稽而

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勦金云又一證不甚相倫

不得林云又引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

是匹夫之剛也林云上而只言擊秦未嘗言為韓報

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

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

大謀金云此先生自己無中生有之論却說何則非

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圯下相遇

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油然

而不恠者林云應篇首不驚不怒此固秦皇之所不

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金云妙妙可感可念

至此一論已畢下乃餘

出現處引一事證勇成文○林云惟於人情所不能忍者試之不觀夫高帝非子房不能驚不怒則無有驚而怒之者矣此謂之真能忍觀夫

全介軒云萬派飛流
摠歸一壑
二田云略貼楚漢
勝負只是鏡中影
確士云一語歸鎖
介軒云拍合
武曹云大事就矣
是伊尹大公之謀
二田云只此實事
指點

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金云忽推說到高帝項籍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

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

子房教之也因于房能忍又教得高帝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金云此段本

已推開子房却仍歸功于房真乃恣情恣筆之文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

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

非子房其誰全之引證○金云只為欲暢忍不忍二論故推開子房再說高帝又偶因

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

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金云餘波更復勝○

林云引太史公語作結總見子房為人之不可測處

儲同人評擊秦納履申兩事如貫珠○子房不能忍老入教之能忍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文至此真如獨繭抽絲

全聖嘆評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起掀翻盡變如廣陵秋濤之排空而起也

林西仲評此篇以忍小忿而成大謀一句發出黃石抄書之意雖未必合於當日事情但能忍不能忍之間實為劉項成敗之案說得中窾且以黃石為秦之隱君子卓識不刊可喚醒世人狂惑文字之佳又其餘事耳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然盡龍
楚材云淡語作收
含蓄多少
變江評前冒提出
不能忍一語是探
源後繳言高帝項
籍之能忍不能忍
是餘波看來能忍
不能忍是立論主
腦而中段本論却
形寫影過不肯復
著此行文巧處○
中段本論分提申
覆申三節提處警
戒二字申處深惜
二字覆申處深折
二字是照應緊要
文字而繳論亦用
教之全之二語此

大蘇文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其過脉最末引太史公通篇理論為之一掃讀者亦為之一失笑此是大饗後一清羹

山陽云欲說他勢隙處先說十分無虧隙是文家逼出法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蒲浪海走音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確士云出此句如高山墜危石

武曹云漢宣是客却客主並舉

又云漢桓靈廢代

山陽云如始皇漢宣者暗指神宗又云此數行疑問與前段不可以言

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恠。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

智對借或者口中
出之便不板是化
板作活法也

山陽云此商鞅暗
指荆公

武曹云以法毒天
下此是虛說

山陽云豈獨鞅悔
秦亦悔之矣是彼
翁常謂以此句為
過渡處語氣淨誇
武曹云答上前虛
此寔前就商鞅略

說此就李斯詳說

山陽云豈料其偽
哉一句小繳引周
為遊衍勢然後盡
情洗發

又云看自周孔歸
入商鞅處不費力

武曹云又紐合商
鞅行文有頓挫波
瀾落下亦更聯絡

又云以法毒天下
此是寔說

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
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
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
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
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
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堯舜而駕
湯武矣及其出以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
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盡矣荆軻之
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
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

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一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

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東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

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怨

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

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

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

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

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

屋程文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又說

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徒本

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

武曹云此處從商鞅說到始皇與前不復此是正落前則用筆之變也

又云中其身是襯又云漢武是客亦主客並舉

山陽云知訴之必不察云云出於無聊也總說客似泛忽又以故字混融客主然後以李斯之智知扶蘇之不反歸入本題筆力縱橫

山陽評東坡少時之文有過流宕而乏勁拔者至海外文字如健鷲擊空老氣橫秋

變江評前段言始皇任宦官之非漢宣配說後段言始皇重法禁之非漢武配說而以或人之言為前後過接此是文之大段但段中行文緩漫無斤兩非佳作

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

問段設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謝疊山評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儲同人評 一事申兩戒深識至論歸罪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氣力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

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此是目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

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

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

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

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

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

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

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

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

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

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

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

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

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

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

不可以一曰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曰向也。其不純

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

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豈特

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

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研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夷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謝疊山評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略記。始知其巧。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浦云。以好異論荀卿也。乃以聖言為對照。并以憂天下。照出李斯流禍。來龍似遠。藏針極切。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映李斯

山陽云。東坡作孟荀子思。韓非等論。蓋一時構思連成者。其筆法語意。大槩相類。而變化可見。諸論皆以孔子起。蓋先立規矩準繩。然後下剪伐。

介軒云。句句為荀卿伏案。又云。何取乎放言高論。

山陽云子路顏淵一段穿神之以豐厚文氣而已其實自寡過接且夫學聖人可也

確士云子路之勇云云拓法且夫學聖人云云再拓介軒云應憂天下之深句

又云行其說句暗指荀卿為不義句暗指李斯

山陽云微露主意介軒云從李斯入荀卿

山陽云蘇氏每每言其讀書次第以為立端起端蓋淵源史遷論贊

又云應前山陽云自荀卿至李斯處只一句忽繁糾數行始說李斯何等開闔此等處要文家離合之訣武曹云兩獨字正其異說高論處又云歷詆天下賢人君子與言必稱先王相反

介軒云挿入李斯

以孔子立言本意伏荀卿罪案○浦云使後世注定李斯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

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而不見其所

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浦云引孔門李斯兩面夾照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

之所嚮而已浦云揚發憂天之下之深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

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林云以孔子教門人本意伏荀卿不慮及李斯罪案○浦云就夫子意中逆探出異說流禍之

憂激射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更醒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林云非荀卿明下道

述禮樂之意浦云落題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林云

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林云歸罪在此語與孔子相友直接不費力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

禁紂性也堯舜偽也林云舉其異說高論之實由是觀之意其為

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林云推其不讓不顧之隱彼李斯

武曹云從荀卿順
紐到李斯

又云末減桀紂以
甚李斯之罪正所
以深責荀卿
又云獨字與上兩
獨字相應

介軒云一篇主意
在此

山陽云此亦必有
所恃者矣蘇氏頓
句常調
武曹云窈其說而
為不義

確士云喻簡而明

武曹云從荀卿順
說到李斯
確士云結斷

介軒云仍以首段
作結

山陽云曲終奏雅
文氣悠然如川舒
山開不獨應篇首
成篇法也

變江評冒論先論
聖人自言說弟子
取捨并斥高論以
為本論線脉本論
三截提申覆申每
結皆出於荀卿而
不足恠也語彼李
斯者又特甚者耳

者又特甚者耳

林云斯為人同于卿尤有甚焉○浦云就奸異下判隨鈞合李斯筆筆緊

○接李斯數罪狀正以
甚斯者甚荀之遺禍也
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

所顧忌是以夏商之凶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

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

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

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

此三句斷李斯之罪
次鞠李斯歸獄荀卿
可見李斯之罪大
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

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

足法者林云所恃者此○浦云帶轉荀卿又緊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

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林云李斯誤認師說妄行荀卿亦未

料及○浦云斷結荀卿
放言之禍筆復宕折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

劫林云又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

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林云荀卿立言不知為

罪即其罪○結上李斯事秦
皆出於荀卿句○浦云鎖住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

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

為哉林云荀卿欲人不可及故求異仍以孔子結

謝疊山評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

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為

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

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

有甚於
荀卿者

林西仲評

放言高論是著作家第一病痛以其無所顧忌也若人皆無所顧忌何事不可為李

荀卿論

語其高談異論有以教之也語語語緊相應但覆申處先借小人桀紂說起後借父報仇子行劫說收此行文巧處且有法者末節僅備數句收冒論則擊天之力看來議論亦確固

浦二田評

斯之罪坐此故以歸獄於所師就其流弊言之耳文之曲折縱橫極其酣恣昌黎涑水盛推荀况而眉山深斥之蓋是摘句立說原非舉全書論全書也評者紛紛或護或訶概非懸解○拈起好異以李證荀對勘處一筆鬆便走失識其族者見其難為

文章軌範卷之三

文章軌範卷之四

相字集

壘山先生謝枋得編次 後學安藤秉纂評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昌黎

博愛之謂仁

五字

行而宜之之謂義

七字句○林云

為一邊說與佛老對看

由是而之焉之謂德

八字句○林云以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道

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

云四平起不平排

仁與義為定名

林云故不道與德

山陽云首段是釋仁義道德名義非關老子也昔人不言及此故埋沒一篇好文法又云起手學中庸鑿江云宜之之字指仁由是是字指仁義

為虛位。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林云：故有冒而居之。故道有君子有

小人。林云：如易言君子道消之類。而德存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位。○

林云：如易言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之類。○二句所以明其為虛位也。又把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老子亦稱道德之意。○浦云：再

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

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林云：錯認博愛者為私護。子才為義。林

錯認行而宜。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林

其所道。林云：如云道可道，非常道是也。非吾所謂道也。○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林云：如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非吾所謂德

也。林云：非足乎已，無待於外。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

仁與義言之也。林云：以不能離。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林云：此一段斷盡聖人之道

一人之私言也。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

為小，故去之。○林云：其道為小人，其德

相較一番，分出是非作案，非闕之也。老子尚在孔子

之先，時佛法未入中國，故單言老子。○浦云：全身宗

旨。○以上立定正案。周道衰，孔子沒。林云：吾道不明，火

于秦。三字。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

不入于楊，則入于墨。林云：指周秦。不入于墨，則入于

佛。楚材云：括盡全篇之意。

明故先澄治之。介軒云：命根。

鑿江云：以上一段，意重明我儒邊論。老子不過以形發我儒，周道衰以下，正是抵排他處，但猶主我儒言，倡言者之失正，與從學者之無警也。○

確士云：大關頭。山陽云：三段關老。佛。楚材云：括盡全篇之意。

十字句。○林云：點出佛。○浦云：其言仁義道德云者，遞落後世老佛，是此篇正敵。○

原道

楚材云楊墨佛老雖並黜只重佛老一邊

介軒云冷語收上

楚材云翻出佛老兩段作波瀾

山陽云孔子與老釋混淆故又澄治之而二舉欲聞仁義道德之說結之

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林云指漢以後二句是主入于彼必出

于此。孟子說逃楊歸儒今變歸字為入。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林云言

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墨佛老學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林云推學者之心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林云推學者之心

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林云言棄儒從老佛者之害道。浦老者曰孔子吾師之云道晦一頓。本段兩節寫

弟子也。林云如史記載問禮老聃道家以孔子為太極公之類佛者曰孔子吾

師之弟子也。林云如列子載孔子云西方有聖人後人附會作稱佛且以孔子為儒童菩薩

類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

亦嘗師之云爾。林云吾儒喜僧道不根之談自以儒道為小而願附老佛。浦云引到吾

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林云此段言接儒入老佛者之害道

上段言入彼出此聖人之道猶存此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去了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語意尤緊自周道衰至此言有老佛則吾道愈衰。浦云道晦又一頓甚矣人之好惟不求其端

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林云好恠根上樂其誕向來本不足信因人好恠故得與吾道並行。浦云繳上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

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林食為不足用發出感慨言老佛不事事有妨。古之時

於民生以起下文。浦云此段推極其害。韓文

韓文

三

使與篇首相聯合文氣乃不散矣

楚材云重上一段作小束宿甚

變江云與前然同辭但倒一其字則前後之宜

楚材云數語是文章之要領

山陽云以後數段乃求其端訊其末以開示之也。於

闢老佛之末舉民之名色陪加起後

段聖人生養伏末尾七農工賈

楚材云有此句下面許多功用便少

不得。變江云此間排叙

起提兩事併寫，結攝兩事分寫，俱是虛筆，中間其實事十四箇，或一事分句，或兩事合句，或單字寫疊字寫，併起結俱十六件，分叙悉用為之二字，為之一字，疊用單用，凡十七就中，又分四樣敘法：第一樣，冒用然後二字，凡四件；第二樣，添用以字，凡八件；第三樣，冒用也字，凡二件；第四樣，冒用而字，凡二件。其他字句有長短，而頓挫節奏之宜，讀者不覺其變，不厭其

冗，韓公以後未有此手也。山陽云：八代之衰，皆使句短長齊，而虛字却異。韓公看破病根，故句長短參差不齊，而用一樣虛字貫之，是公一代得力處。楚材云：用反語束上文，聖人治天下許多條理，一句可喚醒。變江云：此第二節與下第三節老佛分排，排老特詳。山陽云：一頓挫，又以此是故生出議論。○血脉自古之為民四來。

人之害多矣。林云：害指下文蟲蛇禽獸饑寒顛病等語。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法見得天地間不可無人，非佛老可及。○林云：生其身，養其家。○浦云：此入正腹，作平分兩股體。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勅，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

而為之防。此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林云：總言古聖人相生相養之道，皆有賴於民生，而除其害。○浦云：一收言道徧於日用，文內不露仁義字，須知句句皆仁愛義宜實際。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浦云：老佛去仁義，亦就日用說。嗚呼！一束其亦不思而已矣。○林云：文勢有頓挫。○林云：怪誕。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何也。○林云：人賴衣食以生，奈人身所具皆不及禽獸，是以取衣食若無聖人為之謀，則世界無人矣。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林云：臣必君其君。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楚材云提出君臣民三項一正一反以形佛老之無父無君

變江云則誅煞句唯一字極頓挫截王之勢

確士云兼老佛言

介軒云健而有力

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二字章法○林

行古聖人之教勝禽獸而得衣食以遂其相生相養

之道而人類不滅以至於今不然則違古聖人之法

以取罪矣○浦云一股言道行於倫紀亦句句仁愛義宜之大經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林云指僧以求

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林云老言清淨佛言寂滅○浦

嗚呼。浦云亦嗚呼一東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林云其罪可絕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林云

又可哀○自古之時句至此言有生民以來全賴聖人作用方留得個人種如何以棄人倫求清淨寂滅

為法必不容于三代之世此端關老佛之法○浦云上二股整對是文之正腹帝之與王其

號名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

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林云喻言今其言曰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

林云老子之說必行不去求其端訊其末如此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楚材云著此感慨一段味便深長文便鼓宕

山陽云引證又就此為波瀾○血脉自君出令云云來是灰線草蛇法也

履軒云此是老子之言而莊子之意矣非佛者

鑿江云此第四節與下第五節老佛分排非佛特詳

林云老子之說必行不去求其端訊其末如此

浦云此非另意乃總攝以復既之淳蓄引下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援大學之言○浦云至此探出病源彼其菟倫物而

仁義莫施者不知心與天下本一體也引經緊關處

在天下國家與心字老佛外天下國家惟空空事心

故也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林云清

亦治心之學有近於吾儒正心誠意今也欲治其心

故引傳作証歸重有為句承上起下

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

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

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法好句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

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

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林云佛從何處來必

不當奉求其端訊其本如此○自帝之與王句至此

其妄誕非佛每純言老佛無為之法明係怪誕不攻自破無奈世人樂

聞其說何耳此併責為老佛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林云緊接上重述

合緊至此歸元道其文詩書易春秋冊經梵典其法

在合仁義而已禮樂刑政受戒持戢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林

其服麻絲必緇黃其居宮室此二句短○林其食粟

米蔬果魚肉此一句又長○林其為道易明其為教

易行也此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單法

者何也句下開斯道也何道也句

變江云其為道二句上應先王之教

變江云將以有為也五字自然回照上節所言古之聖人所為十七為之二字筆力千鈞看來此是此一段字眼

山陽云引經詩二語逼出先王之教四字巧

變江云以上排老佛除首節合排自

餘分排排老每明其妄誕非佛每純

其罪咎者禍之深淺辭自有輕重也

山陽云至七段繳還本意說道德仁

義末尾言處老佛之方為結○此段

如大將麾陣華聚一處又如繪劇未

齣生且丑淨會合一處福善禍惡件

件成苟作大文字者不可不念此手

法

變江云其為道二句上應先王之教

者何也句下開斯道也何道也句

變江云其為道二句上應先王之教

者何也句下開斯道也何道也句

變江云其為道二句上應先王之教

確士云為作治字解

○林云二易字與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

人則愛而公林云隱隱見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

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

是故生則得其情林云日用倫紀身心國家死則

盡其常林云喪葬之禮郊焉而天神假法廟焉而人鬼享

道也何道也文有收拾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林云已上是原道本旨先王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

道統非無本之言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故其事行林云收上堯舜禹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

故其說長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

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林云收上周公孔子孟

故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

林云商所以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流

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人其人林云僧

最巧林云聖道與老佛勢不兩立

○林云聖道與老佛勢不兩立人其人林云僧

○林云聖道與老佛勢不兩立人其人林云僧

○林云聖道與老佛勢不兩立人其人林云僧

又云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滔滔汨汨衝突而來忽以斯道也何道也一蹶然後說傳授大文字非此收拾不止又一蹶為大結

楚材云軻之死一

句承上極有力一篇精神在此

確士云與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同意

變江云由周公而

上以下六句不是

徒覆詳上文蓋以

見由周公以下之

空言出於不得已

而上段所謂古之

所謂正心誠意者

將以有為也句亦

有落着

楚材云完矣又一

五句都是塞之止道俱令火其書法廬其居原道○林云寺觀改作民

介軒云一篇皆大臨了區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句法○林云此

山陽云鰥寡孤獨他鍊得恁簡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林云僧道中有無

有此句正是實落瞻之法○補此一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

楚材云兩可字呼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林云已上言

應作結言有盡而源還他歸著數語該得歐陽本論

楚材評孔孟沒大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列宿及眾星之繁然

道廢異端熾千有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

餘年而後得原道綜而舉之入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

之書辭而闢之理生養經訓之理原道一書綜括

則布帛菽粟氣則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隱括

山走海飛發先儒前人謂此篇止闢得老子其闢佛略帶寂

所未發為後學之滅兩字若孔子作春秋一段以佛非出中

階梯是大有功名上尤無關於佛之痛癢然所云棄君臣去

教之文父子禁相生養之道在佛為甚本始非關

介軒評攘斥異端佛也大意謂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本自了

直追孟子要其本然雖有老子之小仁義不過一人私言豈

領全在者道字的能勝天下公言哉迨孔子沒秦火之後吾

當所謂合仁與義道不明於世因而老佛倡於先佛乘於後時

言之一語篇中文人既多棄儒以從老佛復附老佛以為儒

瀾壯濶氣勢排鼻有志者無從聞仁義道德之說誠可歎也

總以古今二字相夫老佛怪誕不經世人味其始末而好之

形結末明先王之使其徒坐享衣食以困平民勢所必至抑

道以道之二句尤知老佛亦人耳自生民以來古聖人教以

正本清源為昌黎相生養之道而除其害其制作至詳且盡

一生闢佛老學問豈好勞乎乃老氏敢為聖人不死等語獨

山陽評此篇自學禽獸無殊又無禽獸為得衣食之材苟非

庸取法來而雜以聖人以君臣民之分義相維同力如何至

莊子應帝王此著今留得人種今欲棄君臣父子禁相生養

書詔後之體也之道不至人類盡滅不止誠禹湯文武周

樂江評此篇行文孔罪人也其法寧足尚乎倘尚其法則從

之體唯其議論正無事舍有為在老似冬葛而饑飲在佛為

大故字句不求巧

照應自然且承接
渾融妙却在段落
評家往往能看不
到亦以尋常應酬
之文看

喬而入幽求其端訊其末皆不可訓如
此若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易明易行毫無
怪誕而為己為人由生至死鮮有不善自
堯舜傳至孔孟以治以教皆是物也然非
除去老佛何以為明道行道計哉篇中一
滾說來讀者眩其重複蓋因將篇首辨道
三段俱作關
老佛看耳

浦二田評

原道只原出合仁與義而言之道起四句
作兩提兩項看便通身俱靈仁義何施施
之天下國家蕃而為日用大倫而為倫紀者
是也彼老佛者廢日用離倫紀由於於外天
下國家而空治其心故仁義無所施尊道
統者所必斥也讀者不揭出仁義則漫無
主張作者不顯顯鈞勒仁義則古
文意到法也光明洞達孟後一篇

與孟簡尚書書道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
批不盡須是面說

韓昌黎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林云叙得

書及寒溫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之者

妄也林云摘出書中語辨明是一篇發端處○浦云妄傳奉佛急切喊破潮州時有一

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林云見地好○試問此

着許他具眼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

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林云是識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林云是識道

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浦云自白及祭神至海上遂

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

介軒云首段慰問

山陽云下傳之者

妄也一句然後言

其妄之由此辯解

常法不先下此句

傻啜啜不獨文

字弱使讀者不

介軒云相與在以

理自勝四字

巒江云以理自勝

四字抑暗應前識

道理雖不盡解云

云又應前聰明

疏二句
介軒云

山陽云引孔子語
然後入自己議論
意味乃長下引詩
傳又同无此文字
便直了直則變矣

洪園云上文無言
殃慶乃覺下聖人
之道四言加倍光

介軒云二辯
又云引詩傳一証
豐山云詩傳分辯
上下禍福
洪園云已下即不
為威惕

山陽云且彼佛者
果何人哉一喝喚
醒醉夢如劍法中
高揮一刀眩倒敵
眼

洪園云非可誣與
天地神祇應其間
與昭布森列應
鑿江云非可誣也
以下添筆足假令
小人而有靈七字
介軒云三辯
豐山云結束何等
氣魄何等力量
山陽云而信奉之
亦且惑矣而字一
轉筆力恣甚

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氣力有光燄○林云此以上言人所以妄傳之故情字與

信奉不同法字與道理不同分晰最精其曰遠地無可與語又曰與之語雖不盡解抑揚中一字不肯放過○浦云繳白不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著在方冊可效可師。林云當信

奉者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林云求福利者有此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

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林云已上承上求子進退有所據不待求之釋氏所以不信奉其法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林云回邪也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林云承接轉換巧處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

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林云計禍福即非守道往求之乎○浦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

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林云肯與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林云此不能

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林云天地間亦無有聽其擅與人

此理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道之人理強辭直有氣力有光燄○林云已上言佛不當信奉既辨自己又慨世人○浦云暢言佛不能

可使入夢盡覺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林云已下俱自明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與孟尚書

九

豐山云大議論非此承上不起

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

此一段先鋪張楊墨為禍於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故曰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林云引孟子關楊墨作証○浦云

佛之素提句响以孟子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林云又引楊子贊孟子關楊墨之功作証○浦云廓如也蹴起大波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

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

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

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亾二三故

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

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

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

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林云楊墨大

如此○浦云舉焚坑極禍悉坐罪楊墨以影今佛老罪狀似擬敵太大彼亦未必肯承而文特悍縱孟

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然

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玉賤霸

而已此二句又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

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

之貶然向無孟子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

又云此主下空言云云此客

洪園云而莫之禁四字甚妙蓋為孟子辭關先取之地

介軒云空言無施抑一筆然賴其言揚一筆其大經大法云云再抑一筆

豐山云而已二字揚尾已帶抑意巧妙奇絕洪園云不收尚帶莫之禁之餘勢

山陽云其論孟子
往復數次趁筆不
覺至此耳
又云前自主人客
此自客入主

豐山云漢氏以來
以下一轉回應三
段起句此處分段
者非
變江云應上至於
今泯泯也句
又云不仁就鼓天
下之衆而從之上
言

介軒云自抑一筆
山陽云抑孟是實
揚孟是虛竟歸於
自揚筆力橫恣眼
無一人
又云前面論孟子
處皆為孟尚書外
事不甚相干涉至
此以韓愈孟子對
續乃打成一片未
又著安得因一折
云云一句收歸本
意有此絕大筆力
所以為目黎其實
自史遷答任少卿
書得法來也
豐山云上數語悲
憤故忽雖然一轉
文意皆振
又云意謂佛能為
禍崇使余滅死且
不恨况神祇昭烈

○只此一句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
如力重九鼎亦從論語孟子說管仲變化來故愈嘗

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

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林云言孟子闢楊墨所以衛

聖道後人知宗孔氏者皆其功故其功最大○浦云

折到歸功孟氏四五折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

間歛霍數轉氣象萬千有釋老之害

儒區區脩補浦云渡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

髮引千鈞懸懸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

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林

謂賴孟子之言聖道幸留一綫又唱釋老於其間而
害之必致漸滅殆盡可謂忍心害理之極者○浦云

原道說老兼佛是書說佛釋老之害過於楊墨林云

兼老語皆一概莫強分疏所難勝孟子不能救之於未

易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林云力

叀之前林云不能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

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

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

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

林云自知釋老非已所能關○浦云迴裏緊健筆復

變幻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林

但為衛道計不得不然若聖道天地鬼神臨之在上

由此不致漸滅生死不足較也天地鬼神臨之在上

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林云摧折指諫佛骨被謫言天地鬼神臨質與上文
昭布森列相呼應○自引孟子闢楊墨至此幾數百

萬萬無此理乎與
二段結處相喚應

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林云孟尚書嗜佛
再拜。

謝疊山評
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

介軒評孟氏而後
方排異端者止吏
部一人其理足其
氣雄其詞達其推
尊孟氏爲功不在
禹下吾謂吏部功
亦不在孟氏下也
山陽評此篇所謂
偶舞長劍摧却終
南者
豐山評周末楊墨
行晉末老莊行唐
末佛教行明末陸
王行皆天下治亂
之所係此豪傑之
士所以憤歎而大

林西仲評
是書當分前後二大段前中又當分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語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子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

息也公此書尤見
其學問氣魄
變江評行文彼此
推移布置得宜而
不相漏其間信有
坐龍活虎不可摸
捉之妙

浦二田評
孟公之氣如勁弩軍張所中必洞且力排之又震于佛籙之間有若凌厲不自克者而文之電掣懸旋翕闢騰掉不可端倪橫絕九垓矣

文章範集評
卷之四
胡文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本未見王倫賣國之由此八字

的當王倫出身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

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

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是欲劉

豫我也好句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

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

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

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

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

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

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

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

也措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

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

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

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

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念國大難而不

介軒云忱慨切直

淇園云先言劉豫之覆以緊接前語妙

介軒云引喻確切又云危言正論勃勃有生氣

淇園云照前又云引喻妙介軒云透徹

淇園云下更破其議

介軒云一筆更

洪園云及徽妙

又云又添言屈膝

妙

介軒云聲淚俱下

洪園云更提前事

推言高宗初意妙

又云因以及今妙

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
 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
 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
 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
 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
 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真者醜
 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
 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
 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介軒云至論
 洪園云屈膝之不
 可者已明論盡之
 矣今內以下又言
 輿議妙

介軒云斬截
 又云折入秦檜更
 切當時情弊
 洪園云秦檜以腹
 心此即說本意
 介軒云確切

今無故而及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
 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
 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
 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
 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致陛下
 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
 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古事我獨不知
 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

介軒云寫得痛快

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又云大節凜然

洪園評此文甚佳，蓋以其心欲割切，以盡事情，無摸稜之心，故得之者爾。

山陽云：蘇公下篇首一筆時，掀髯而書，可想見。又曰：借孔孟言，是

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謝疊山評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為褒文公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林云：大過似孔孟廟記

林西仲亦云其意謂此在韓公承當不起焉耳余謂道學者流之見也坡翁之意直指韓公也

楚材云略証頓住介軒云伏後公之神在天下
楚材云忽然提出氣字來
介軒云公本領在養氣說得真切
山陽云蘇文似潮於此等處見之
楚材云頓上起下有力
又云疊四語刻畫氣字

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起得健接亦不弱

而落更不用起承轉合真是浩然之金云大筆如扛自天

氣蕩蕩自行○林云生死皆非偶然故由呂自嶽降

林云有傳說為列星林云有所為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金

略証○林云此段泛言古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金云筆筆如扛○林云引孟子是氣也寓於尋常

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金云一氣

連寫五失其字○林云凡遇是孰使之然哉林云原

此氣而爵祿才能悉無所用氣之所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句法好○金云一氣連寫四不字○

不生不死即下文林云必有至此氣者長存於天地間

所謂精誠是也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

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是論

○金云又一氣連寫四為字自起至此只是一氣蕩

蕩自行○林云此段言古今聖賢沒後為神有所以

為神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金云轉筆作

人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得

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獨韓文公起布衣談

公獨能之○金云曲折入題獨韓文公起布衣談

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金云正蓋三百

年於此矣褒文公只消此幾句○金云歎句得神○

介軒云極寫公之文公之道公之忠勇以見其浩然獨存

楚材云宕句得神

履軒云是處得實

楚材云四句說盡

韓公一生、介軒云繳前氣字、束住、

山陽云讀至于此、見篇首二語實指韓公也、

東涯云前四句、說智力體段、故不可對說、不用而字、後六句、貼文公身上、說不能、故不能字、上安頓而字、轉說上句、

山陽云、不可二層、能不能、三層、相配、與五失字、四字、為呼應、然三層、皆倒、能不能、當言不能、能則順矣、然句勢、不得不如此、

此、楚材云、一點便醒、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收住、履軒云、過獎、

山陽云、是潮州、自不可欠、公在潮、事迹、故自衡山、龜魚、廟食、南海、詭至、趙德、又說至、潮人、事公、然後、入新、廟、如引繩、貫珠、履軒云、飲食必祭、如今人薦時、新于、神、廟者、非謂、盛祭、也、曰、刺史、曰、太守、似、別官、是、文之、疎漏、處、蓋、宋、代、無、之、官、名、唯、稱、知、州、

而勇奪三軍之帥。金云、忽作對峙之文、全是一氣所行、○林云、四句言其氣、此豈

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金云、結住、下提筆再起、○林云、

此段言文公關係於世甚大、而平日所行皆從浩然之氣發出、自然獨存其靈而不滅、蓋嘗論

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林云、人事可惟天不容

偽。林云、天理所在、則有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

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金云、

如扛、似自天重落、蕩蕩一氣、自故公之精誠、能開衡

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

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金云、筆筆如一、蓋

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金云、再結住、○

有此精誠、純乎以天用事、而不雜以毫人事之偽、所以能獨存於天地間、上段言其然、此則言其所以

然也、世人以不遇為公扼腕、又是做夢、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

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

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金云、紀公於潮、○林云、敘在潮、潮人之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

見文公廟、不是淫祠、○金云、紀潮、而廟在刺史公堂

之後、民以出入為難、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

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而已故操觚者假古官名以造文或云刺史或云太守亦任其所取耳然是碑併稱兩者則非矣又古者州曰刺史郡曰太守則雖同假名當以刺史為正
 山陽云設問答為一翻跌振起全勢其實殆應篇首浩氣塞天地精神貫融結構匪吝諸家評此文多謂其漫無紀未深考耳
 履軒云水譬妙文尤妙過獎最大甚

鑿江云厥辭三截先言公文天性次及貶潮情況終說到公沒後祭祀字句髣髴昌黎但轉換處稍闕斡旋耳
 山陽云公昔騎龍起得突兀奇幻非坡翁誰能言出
 一歌雖摹韓其飄逸清雄處是自坡本色
 履軒云韓公所長者文今舍文而稱詩何也或曰碑文已稱文故詩稱詩以相濟也是言似得之然韓之詩豈足參李杜哉况與其文較輕重猶紗

民者一以公為師林云觀此句纔與公有交涉民既悅服金云凡為人作

紀最不可少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下

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金云紀新廟下忽作辯難筆筆如扛

全是一氣所行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

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

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

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

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金云是何等名理是何等妙論

孟子浩然之氣被一羣小儒講壞得先生之筆庶幾正之林云上文止說公當為神未曾提出潮州此處忽作一問一答乃補題法又說元豐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金云又補廟門額

潮人請書其事于石林云敘因為作詩以遺之

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

錦裳林云言公之文章天所生也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

掃秕糠林云公自天而下為除世俗文字之障西遊咸池略扶桑草

木衣被昭回光林云普天下皆仰被文光追逐李杜參翺翺汗

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林云公詩不讓李杜文之高學

者不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徠歷舜九

嶷昂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鱓如驅羊林云

燈之於魚鐘也。又云是詩未見佳處先儒稱贊不容手口者何也。若今時吠影之狗不足論大抵摹騷而累句俗調相間雜不可以為騷。山陽云文澹泊故詩以奇麗配之碑乃覺不索莫。

楚材評韓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係盛衰故公之沒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東坡極力推尊文公豐詞環調氣發光采非東

言謫湖之由及所歷之地與治潮之事。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

遣巫陽。林云帝以鈞天之樂無人譜奏故遣巫陽。招公仍歸帝旁謂公沒也前言來自帝旁

是生有自來此言鈞天無人是逝有所為。犧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

與蕉黃。林云廟祭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

荒。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

刻意苦思之文也。○林云傷其沒而祝其來享翩然句即用公詩詞

謝疊山評。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一段正叙一段辯廟段段如

金聖嘆評。此文於先生生平另是一手大約凡作三段。一助有神。一段肩起一段正叙一段辯廟段段如

林西仲評。此碑若落俗手必痛敘韓公在潮政蹟致潮人思慕立廟報功而已殊不知韓公以

破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當此千古奇觀也。

介軒評通篇歷叙文公一生道德文章功業而歸本在養氣上可謂簡括不漏至行文之排宕閎偉即置之昌黎集中幾無以辯此長公出力模寫之作。

介軒云首句一篇主意。

武曹云言字伏案。

一身。上接孔孟之傳學者仰之如泰山此斗乃天下萬世之韓公非潮州一方之韓公也。即潮人事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亦兢兢以明神奉之又非但借廟祀為報功如今日之名宦已也再玩歌詞語語奇麗以韓公詩好為峭刻古險極意摹倣也。故

汪武曹評。茅評譏其前後議論多漫然若果前後漫然尚何足以言文。

上田樞密書。名况字蘇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句說

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如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

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發於其心出

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

又云已上說與我
已下就與我生出
用我

又云就言字生出
道字為下文一言
幾乎道之根

山陽云此等簡勁
處二子不能學也

武曹云從棄天
天申出逆天

又云將責在我者
申入揔是說用我
必跟與我
介軒云何等氣岸

確十七應貴守

介軒云深得孔孟
心來亦極自占地
步

武曹云就不棄天
醒出通天

山陽云何等雄姿
讀之適不厭其實
盡已安命常話頭
耳又寫得如此有
奇態可悟化腐為
新法

武曹云將不棄天
略一鎖引出契天
又云此是說契天

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

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

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

甲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

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之罪也棄天

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

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

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

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

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

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

作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

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

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

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

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

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

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

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

身也此一段有力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鳴

孟子卷之四

卷之四

老蘇文

二十一

○棄天棄天說得變化

介軒云一語窈然深妙

山陽云老蘇之文

縱橫極矣而鍊句

極古勁是二子所

不及也人震於東

坡之名不知其不

及父處余為拈出

也

確士云看千金子

母乃太重

武曹云作兩層相

形有波瀾

又云包下文詩騷

孟韓等在內

又云先插人用字

介軒云隱然自任

山陽云兩次繳結

總不費力而前詳

後簡是文前後相

讓法也

介軒云照應首句

山陽云數句言其
得力處比之柳州
答人書列舉六經
諸史學簡而有味

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

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

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

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

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

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又、兩、指、相、形、波、瀾、冷、壯、可以富人非天之

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

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

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

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

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

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

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日在已

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

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

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

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

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

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

確士云董生見其醇未見其迂也

介軒云公直以賈生自視

確士云自負

武曹云即上得之不勞乃是其言之幾乎道者

介軒云再應前

武曹云以用我望之田公

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收拾○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

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

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

儲同人評。求用於人者。其情似急。而故緩之。辭易甲。而故尤之。此暗脫范睢蔡澤輩骨子。而盡變其貌。直使人不覺。

上范司諫書。名仲淹。字希文。

歐陽廬陵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起不立冒。金云輕輕起。司諫。勢翻入。林云以欲賀。跌起。司諫之重。

七品官爾。金云七品官。三字提頭。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

二田云三語無一閒字

介軒云借一賀字。跌成主意起一篇之案

係焉。金云、便借上輕輕所起一賀字、只管跌入。○林云、原不以官尊卑論。○二句是上半篇主腦。

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

大職。可以行其道也。林云、尊於七品官者甚多。然縣越其封。郡逾

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林云、郡縣吏之責止此。

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

司也。林云、九卿百執事之責止此。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

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

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

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金云、輕輕將七品官三字提頭。却斗

陪入一宰相。發出如許暢論。○林云、此七品官。非他貴官大職可比。天子曰不可。宰相

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

相可否者。宰相也。金云、先寫宰相只是陪。○林云、宰相之尊如此。天子曰是。

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

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金云、正寫諫官何等榮耀。○林云、諫官之

如此。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金云、言行道亦

行也。金云、再束。○暢極矣。不可不束。○林云、側重一句妙。○已上發天下得失所係句。九卿

有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

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金云、此是轉筆發下甚可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金云、妙。諫官之

失職也。取譏於君子。金云、妙。妙。有司之法。行乎一時。○金云、妙。

鑿江云、以上內外併說。以下內外分說。

又云、上下官併說。此內職分說。且文體相待發明。此變化之巧。

介軒云、見諫官責任之重。

又云、以諫官比宰相奇確。

鑿江云、以上結上文。以下補筆。

又云、可否以意旨言。是非以事理言。

介軒云、揔束宰相諫官。乃見諫官之重。

確士云、故曰等。

介軒云、一轉見諫官尤重于宰相。

二田云、此蒙上職重轉。落失職取譏。

之遠為激發過通
之文

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金云妙

○其斯為規切之言豈真相贊賀耶甚可懼也金云四字束○林云又

一時公議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所係句

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金云再束○本意在此

官三字○林云材有能者賢有德者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

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

御史必為諫官林云以其及命下果然金云始入范

生有不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

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

君也金云無中生有為下作拜命以來翹首企足好

乎有聞而卒末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

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金云曲折甲

已下只破有待而為一句○林云款昔韓退之作爭

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

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

然金云又引韓譏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

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

其麻纒兩事耳金云陽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

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

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

二田云落范君隨
手作波無一鬆筆
以振起有待二字

君也金云無中生有為下作拜命以來翹首企足好

確士云前緊者必
以紆餘行之

介軒云承上接下
妙

二田云引爭臣論
緊頂有待借古作
數層撲

二田云連算年數
正是有待眼目

介軒云雄辯不惟
說倒陽城且有功
退之

然金云又引韓譏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

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

其麻纒兩事耳金云陽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

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

二田云就上反詰

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金云文態低昂宛轉謂宜

介軒云轉得更明快

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

二田云又追緊一

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金云筆筆向使止五年

又云貼到今官又

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金

緊

筆筆低昂宛轉。林云已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

確士云力破有待

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

之謬

年也。金云筆筆低昂宛轉想見先生甚喜。○今天子

介軒云此說當進

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金云又廵護當

言以塞諫責

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

二田云此纔貼身

乎。林云不必如德宗之多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

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金云筆筆

介軒云看他三四

來。點出不乘時。建言自塞其職。以答君恩。夫布衣

個出折意甚慷慨

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金云及

二田云剛折到本

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林云為職或曰。我位猶

身又颯筆跌撲還

卑。不得言。金云一折林云。得言矣。又曰。我有待。金

介軒云結得低昂

一折。林云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

見之必感動

如陽城所為。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

何等筆墨

何等筆墨。林云失時可惜○已上把世情歎惜

查不直責范公

且隱隱繳上文。奇妙至此。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

二田云正筆束全

見用之意。金云收後幅○懼君子百世之譏。金云收

介軒云結尾有致

冊昭明。一陳昌言。以塞重望。林云材且解洛士大夫

之惑

金云、收中段、○林云、能料前、不能料後

則幸甚幸甚

有收拾、學韓文、○林云、已

上勉其建言、收拾全篇有力

謝疊山評

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鏘、翰、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滋、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儲同人評

前半極言諫官之重、後半塞其有待而言、○節節生、節節引、絲聯珠貫、絕似昌黎與

于襄陽書

金聖嘆評

嚴意行以寬筆、嚴故聽者竦仄、寬故讀者愉樂、如起手借寫賀字、因輕提七品官字、已而忽然陪入宰相字、中幅點綴洛中士大夫字、後暢發陽城有待字、末又迴護當今無事字、皆是一意、要他聽者竦仄、而不謂今日讀者乃反大得愉樂、則只為其行

筆處處寬寬然也

林西仲評

上半寫諫官責任極重、下半寫建言不可待時、然其中步步啣接、却是一灑說、話、韓、論、之、雄、此、書、之、婉、可、稱、雙、絕、至、引、陽、城、辯、駁、借、客、形、主、不、得、不、極、力、刻、責、

二田評、層層展放、層層撲擊、善撲故、不漫、善展故不涸、介軒評、文有翻新、法、韓、吏、部、作、爭、臣、論、云、大、臣、宰、相、之、事、非、諫、官、所、宜、行、此、文、偏、將、諫、官、與、宰、相、等、意、發、出、絕、大、議、論、使、司、諫、無、躲、閃、處、正、與、韓、論、異、曲、同、工、並、堪、不、朽、

變江評、此歐陽集中之翹翹、不唯議論之正、

文章軌範卷之四

林西軒

上... 其... 中... 求... 其... 一... 應... 其... 不...

...

...

...

...

